

HK 茶悦人生

铁庭

## 茶姐逐梦



郑丽娟。受访者供图

琥珀汤，奶蜜香。这是顾客们对海南大叶种茶加工成“五指山红茶”的口碑赞誉，也是一种视觉认可与嗅觉称道，更是一款已烙上中国地理标志的特产。

海南大叶种茶就产自五指山一个叫水满乡的地方。水满，既动听又好记的地名，在黎语里，水满还有非常古老、至高无上的意思。

高山云雾出好茶，高海拔的水满乡长年气候温润、生态良好，盛产海南大叶种茶当然不奇怪。2015年，水满乡五指山红茶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。

我认识的茶姐，芳名郑丽娟，是耕耘在水满乡并开发五指山红茶的践行者。

在水满乡，茶姐影响不小，认识她的人很多，无论老幼，见面都会与她打招呼。茶姐以水满乡为根据地，在此扎根21个春秋了。

21年前的茶姐已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年，有满意的收入与美满的家庭，可为了梦中的“橄榄树”及父亲常与她提起的海南大叶种茶，她毅然选择作别广州，只身回到海南，并走进了五指山水满乡。茶姐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哲学系，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想要什么，人生是可以规划的，在放飞自我之时，便是追逐梦想之际。

然而，骨感的现实几次差点让茶姐打起了退堂鼓，有两回更是刻骨铭心，很能折射她创业途中的艰辛与苦楚。

2001年，在茶姐投资创办茶园伊始，偌大的茶园如同无人的半岛，位处一个水库边上的荒山。由于道路不通，没水没电没桥，送往山上的任何东西都得靠自扎的竹筏转运，建筑材料、茶苗、肥料、日常用品等，得一件一件，一点点搬运上去。竹筏材料从附近山民家里购买，但制作是她全凭感觉亲手扎起来的。

第一次划竹筏觉得没什么难的，还带有新奇感，茶姐便在无人关照下自己大胆下水了。或许过于心急，还没有进行过试划，她就往竹筏上搬了些物品，谁知一到深水区，遇上湍流竹筏就横着走，特别难以驾驭，无奈她只好返回。先卸掉筏上的物品，再尝试过了两趟，之后才大大方方往返装运物品。前后大半年，她划坏了四个竹筏，真是不易。

再就是2005年9月的达维台风，也给茶姐上过伤心的一课。好不容易一手创建起来的几百亩茶园，刚有了创收起色，几乎一夜之间面目全非，有的茶树连根拔起，有的拦腰折断，面对满目疮痍的情景，她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言喻，心痛已接近冰点。

台风之后，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：要么打道回府，血本无归；要么重振旗鼓，从头再来。

磕掉牙齿和血咽，茶姐不甘言弃。

于是坚守成了茶姐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她从不想做什么“女汉子”，可一般男子汉都得叹服她的坚强。“当茶园的一切与自己息息相关，命运相连，我只有坚守。”笔者曾与茶姐聊过坚守这个话题，她没有回避：“茶园似乎不是我一个人的了，我撤了还有村里许多帮我做工的姐妹怎么办？都是些拖家带口求补贴过日子的员工，时间长了，大家都有感情了。她们把茶园当家，我不能辜负她们！”

其实，茶姐属于归侨后代，也属于“茶二代”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新中国百废待兴。茶姐的外公携一家近十口人从马来西亚回到祖国，为响应国家在海南垦植橡胶号召，便定居在万宁兴隆华侨农场。后来出生的茶姐，却从小随父母生活在五指山，寒暑假才有机会上外公家。“我从小在山林中长大，听惯了虫鸣鸟叫，我对大自然与茶树有亲切感。”这是茶姐常爱说的话。重回五指山，对她来说，也是一种向往的生活。

茶姐的母亲也是种茶的，还是海南苦丁茶的开发者。父亲对五指山大叶种茶更是情有独钟，他曾经在此工作多年，晚年总爱提起水满一带有好茶，能开发利用受益无穷。茶姐或许就是受了父母的影响，执着无悔。

茶姐说茶叶好不好，内行一喝就能喝出来。水满乡偏僻，水好，空气好，对茶叶几乎没有污染。她说她从来不用除草剂与化学肥料，用的都是花生饼、牛粪等有机肥，讲究人工除草，就算成本高许多，“自始至终保证茶的质量”是她追求不懈的目标。

坚守，更是茶姐对事业与逐梦的最好写照。继五指山红茶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后，2017年又亮相博鳌亚洲论坛，此后五指山红茶又成为论坛年会指定饮品，2020年五指山红茶还走进央视扶贫公益广告节目，同年又摘得海南十大农产品地理标志殊荣。

有了十几年的摸索与开拓，茶姐的梦想在渐渐实现。“离岛游客选购伴手礼时，五指山红茶非常抢眼。我的特级茶叶部分供应到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甚至还出口到国外。”面对一次媒体的采访，她自信满满。■

HK 闲话文人 王春川

## 张伯驹的朋友圈

张伯驹原名张家骐，是近代著名的书画家、收藏家和京剧艺术研究家。生活中的张伯驹爱憎分明，不是一个“朋友圈”的人，他往往漠视对方，不愿结交；而对于那些心地善良、态度谦和之人，则往往迎为“座上宾”。

有一天，一个张伯驹不喜欢的人来找他，当时张伯驹正在和他人下棋。对方口口声声在大门外喊他“张大爷”，然而，张伯驹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，继续悠闲地下他的棋，直接无视对方。他的女儿张传彩听到喊声，无奈之下，只能代父亲出去招呼客人。不过，看到张伯驹不理自己，那人也没有意思进门便悻悻离去。

待对方走后，张传彩奇怪地问父亲：“对方在门外喊了半天，您怎么不理人家？”张伯驹此时才表情严肃地解

释道：“此人身在官场，不为百姓谋福利，却经常做一些蝇营狗苟之事，在朋友中的名声很差，这样的人是不值得相交的。”听了父亲的话后，张传彩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她了解父亲的脾性，谁的品德高尚，谁的品德低劣，父亲心里有数。

有一年，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想要拜访张伯驹。之前，周汝昌听说过张伯驹的怪脾气，加上自己是晚辈，名不见经传，担心去拜访会吃“闭门羹”。不料过去之后，张伯驹竟然对他非常热情，还仔细询问了他学习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。

去了几次，两人相熟后，只要周汝昌去张伯驹家，都会受到张伯驹的热情相迎。多年后，周汝昌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：“到了张先生家，我不理张先生，张先生也不理我。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，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张先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不近人情和脾气古怪，没有一丝丝看不起人，他的那个气质、气味，那个温文尔雅，令人觉得甚是亲切自然。”对于自己对这名后生的喜欢，张伯驹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年轻人好学习，待人真诚，值得相交！”■



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。资料图

HK 琼州风物 王槐珂

## 呦呦长臂猿

我对长臂猿一直充满好奇，更有进山探访的心愿。暑期恰好有幸和三姐、监测员一起前往山林调研，了解长臂猿的生长情况。

午后驱车沿海高速向西，又通过乡间纵横阡陌，翻越一座又一座山，一片又一片橡胶林，偶遇打松村、打炳村，终抵达匿藏于山坳间的青松村。

青松村，四面环山。当地居民苗族为主。村民说，这叫斧头岭，系霸王岭山麓分支，山间热带物种多样，树果有一百多种，是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，也是珍稀动物长臂猿的栖居之地。山上的长臂猿听惯了村民逢年过节的热闹，还听惯了升国旗奏国歌的声音，也听惯了村委会喊喇叭开会的声音，已与山民为邻，为友，和谐共处，相安各居一所，仿佛它们是青松村的山上住着的一户人家。上山的村民，也时有听闻长臂猿的啸声，已习以为常。长臂猿因此得以在这片风水宝地栖居，逍遥自在，繁衍生息。

清晨五点半我们起床，小山村还没有醒来，四周的山更寂静了。天刚刚蒙蒙亮，黛黑远山笼罩着薄薄的云烟，仿佛披上神秘的面纱，恍惚若梦。在队长

带领下，我们沿着既定的方向进山。

跟着队长来到大半山腰，远远就听到长臂猿早起的鸣叫声。这声音如同悠扬的口哨声，穿越丛林，由远及近，空灵婉转，在晨曦普照的热带雨林，仿若天籁之音，听闻顿时让人耳清目明。循着这优美动听的猿鸣，爬山的动力更足了，我们都不由加快了脚步，之前的疲累也随之消失。

未见其猿先闻其声，呦呦猿鸣穿过丛林，越过树梢，在山谷回荡，仿佛动听的曲调，越来越清亮，意味着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而巍巍霸王岭，莽莽榛榛，云深不知处，长臂猿在何方？

又是一阵又一阵的猿鸣声传来，此起彼伏，极远又极近，仔细聆听，分辨，发觉甚是有规律，首先是母猿吹三声悠扬的哨音，接着是雄猿齐声应和，仿佛是一场又一场盛大的交响乐，整个林子顿时热闹起来，如同诗句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一样，猿鸣山更幽了。队长说，这座山头栖居一个长臂猿族群，仿佛是一个大家庭，清晨母猿最早醒来，接着吹哨唱歌叫大家起床洗漱吃早餐。这种说法也是挺有意思的。

循着声音的方向一路爬行，我们终于到达山顶，但仍未看到长臂猿的身影，却偶遇长臂猿监测员。他指了指山沟示意我们那是长臂猿的方向。我们静悄悄、蹑手蹑脚顺着陡坡往下，仍没有发现。有经验的队长说，就地等候吧，终会出现的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长臂猿出现了。只见树枝在摇动，有一个黑影从一棵树晃到另一棵树，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。我们再耐心等待，不一会儿，忽地看到两只小长臂猿在树上嬉戏玩耍，极为伶俐，活泼好动，一会儿荡秋千，一会儿空翻，一会儿跳跃，仿佛是杂技表演。小长臂猿看到有人在观赏，越发来劲，空翻动作难度系数更大，表演更加精彩。大金毛母猿一直跟随着两只黑的小长臂猿，害怕它们有什么闪失，一直若即若离，但从来不会让小长臂猿离开它们的视线。小长臂猿也紧紧跟着母猿的步伐，母猿去哪儿，它们也一路追踪到哪儿，真是不离不弃、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
猿是最近似人的野生动物，许多方面与人有相通之处，尤其是母爱之情。有一个场景尤为令人感动，当调皮的小长臂猿在树上荡来荡去时，母猿站在不远处高高的树枝上守护着，目光紧紧跟随。小猿很顽皮，忽地动作过猛，手臂未能抓住树枝，瞬间坠落。只见母猿很着急地紧盯住幼猿跌落的地方，紧接着又奋不顾身往下扑去。此情此景，委实动人。

母猿披着闪闪发亮的金毛，在绿树丛中特别耀眼。小黑猿小时候雌雄不分，直到长大毛发突变方可辨认雌雄，金毛为雌，黑毛为雄。长臂猿很爱干净，一直生活在高高的树上，从不下地。长臂猿栖居之地，长满高高的黄桐树，果子熟了落了一地。队长说，这一带有一百多种果树，而黄桐是长臂猿最爱吃的果子。还说长臂猿吃果子吃得干净，从来不浪费，不像猕猴啃一半就丢掉。

霸王岭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滋养了长臂猿。而为了保护这大山的精灵，护林员与监测员长居山林，不辞劳苦，投入了大量的工作。譬如监测员，一个月至少有二十二天的时间要守在山上，无论阴晴雨晦，几乎是跟长臂猿居住在一起，默默陪伴，观察记录长臂猿的身体健康状态和起居日常。正因为他们的守护与陪伴，长臂猿才得以繁衍生息，不断壮大。■